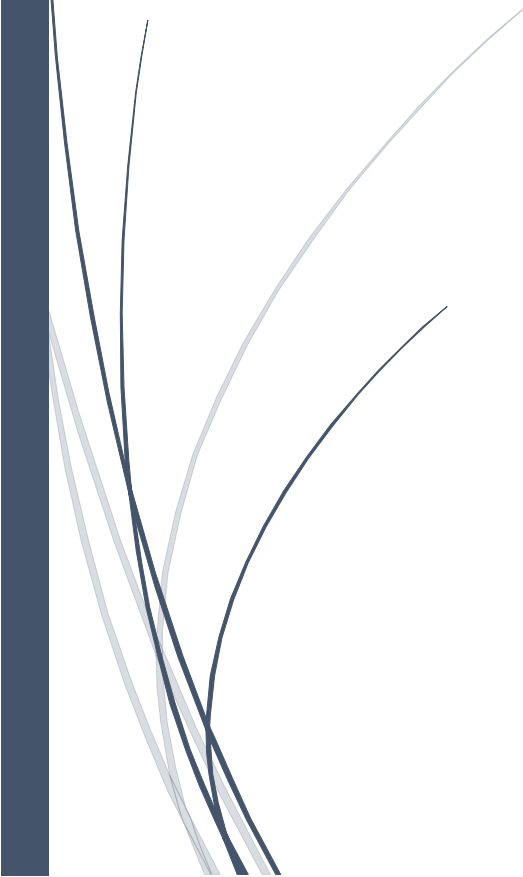




野营拉练轶事



域外山人

序言

每天早上，我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住家的瓦兰湖小区健身房的走路机上，走路机的屏幕显示着美国西部犹他州的荒山野岭，或者是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扑面而来的虚拟环境 VR 让我在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中游走。脑海里就浮现出一支拉练队伍，时而在崎岖山路和羊肠小道上奔走，时而在鄂西蜿蜒起伏的丛山峻岭间徘徊。这些印象时而像阳光下曝露在岩石上的苔藓，清晰得可见那斑驳陆离的触角在四下延申；时而模糊得像山间的迷雾，清凉迎面而过却不知所终。走着走着，那些零零碎碎的珠子慢慢就串成了项链，将近半个世纪的陈年旧事和往事牵连的萍踪野迹用神奇的脑细胞神经元 GPS 在辽阔的地图上精准地呈现出来，再现眼前，那么栩栩如生。

正如每个人都有青春一样，每一个青春都有一段故事。也许故事真实得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故事才有其特有的青春美。青春是一场时光的远行，过去了就永远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人生的邂逅，虽然过去了，但是却永远忘不掉。于是，我提起笔来，用文字去挽留那段流逝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去保鲜那段鲜活的青葱岁月。

初中串联闹革命

野营拉练的故事发生在我的高年代。

说到野营拉练，就会想到军队的训练。《汉典》对拉练的解释是：“部队离开营房基地，到野外进行行军、宿营和实弹射击等科目，是一种模拟实战的训练。”《互动百科》的词语释义是：“拉练，这是部队的一项训练内容……常见有军事拉练、野外拉练、大学生军训拉练等。”虽然，我一辈子没有当过兵，但是，却有一段终生难忘的野营拉练回忆。要说起当兵来，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可以说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中度过。过去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年轻那阵子，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没有大学上，城市里没有工作，出路就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如果参军，国家保证吃穿，表现好的还有机会可以提升干部（军官），当官吃皇粮。即使不提干，也可以复员回到城市，由国家分配“铁饭碗”的工作。那时候，年轻人谁不想在军中建功立业，然后荣归故里。只可惜，那个年代当兵也是不容易的，一般的人就是想参军都报国无门，要通过托关系走后门，才能参军去的。

1966 年，文革开始。我于暑假时小学毕业，由于废除了中学入学考试，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我们这一届 66 届小学毕业生，正值文革动乱时期，比较特殊。被研究“中国知青史”的史学家们称作：文革中最特殊的知青群体！王安忆有一篇《69 届初中生》的小说，就是讲的我们这批人的故事。文革的发展，在全国是不平衡的。66 届小学毕业生在 1966 年 7 月被文革“革”出了毕业和没毕业的两种命运，凡受初期文革风暴危害严重的地区，66 届小学毕业生都没取得毕业文凭。而那些受危害较轻地区的 66 届小学毕业生，大部分都取得了毕业文凭。我所在的湖北武汉，66 届小学毕业生全都升入初中，并参加了 66 年的“大串联”活动。听说，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地区，66 届小学毕业生在 66 年 9 月开学后没有进入初中，因此也没有赶上大串联。当今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跟我一样，同属于 66 届小学毕业生，但是他就没有赶上中学生才能享有的“大串联”活动。

1966年9月入学不久，刚上了几天中学课程的我，就被卷入了全国停课大串联的那场革命。作为红卫兵，我曾经北上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检阅，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北京回来后，南下继续革命大串联，途径湖南株洲，到革命圣地韶山朝拜伟人旧居。继而拉开“东进序曲”到杭州、上海、南京等地开展轰轰烈烈“革命串联”。在反反复复的“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两年后，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也在整装待发之中。

上山下乡上高中

当我们打好行装，跟家人朋友告别，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义无反顾地准备跟随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上山下乡时，我们被告知：69届初中毕业生中可以有20%的学生继续升学——进入文革中的首届高中。这似乎是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又没有一个现象。现在只能用“革命发展不平衡”来解释了。当时，我们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有12个班级，每班有50人左右。按20%计算，一个班就有10名学生可以升入高中。经过班级选拔，老师推荐等等关卡，我们学校选送了120名毕业生进入高中。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比例，为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和建国大业，保留了一些星星火种。幸运之神不期降临，我很荣幸的成为了那20%高中生中的一员。就在最近看到的一篇有关69届初中毕业生的文章上，作者竟然说：“这一届全国竟没有一个高中生”。显然，这一段上高中的历史，鲜为人知。更不要说在这批69届高中生中毕业后，有一部分人没有上山下乡，直接就从高中进入了大学的。而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世界怎么天翻地覆，不管社会如何倒行逆施，我们的国家总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他们是华夏之精魂，他们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力挽狂澜。我们文明古国的精神之所以生生不熄、我们的社会之所以根基不灭，民心不泯，就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一批人。正如当时所“批判”的：社会上总有一股“复旧”的现象。据说当时国务院有精神下来，不要断了我们文化的根，亡了国家的希望，开始试行留下一部分初中应届生，直接上高中。正是这些人的努力，我们的国家终于尽早地恢复正常。虽然，看起来这些似乎是题外话，但是，跟我的野营拉练经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虽然，上高中让我们隐约看到一点希望的星星之火。但是，文革还在继续。1969年3月，发生了中俄（前苏联）边境珍宝岛事件。1969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下发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这个“一号命令”来源和影响，有文革专门人员研究。具体到我的头上就是我家从武汉市被“疏散”到了宜昌县。我也从武汉的实验学校转学到当时的宜昌地区第二高中，简称宜昌“二高”。记得在1969年12月31日夜，同学们齐聚在宜昌二高的校园里，在熊熊燃烧的篝火下，聆听夜空中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出的“东方红”乐曲，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1970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

那是我有生以来记得的第一个十年大事记。其中有些话语至今仍然记得。如“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当时的我们听到社论中抑扬顿挫，中气充沛的朗读，那样的文字确实够得上黄钟大吕，气势磅礴，让国人坚信：我们一定能够解放全人类！让学子们热血沸腾：时刻准备着，为人

类解放事业献出壮丽的青春！如果说“洗脑”，这就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只是半个世纪过去，我们不仅没有看到“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社会主义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也没有看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唉，话说到这里，又扯远了。还是回到野营拉练来吧。

全国动员去拉练

记得当年，初到美国留学，听同校的台湾同学说，他们大学生毕业后，都要服兵役。有些学生为了不去当兵，找各种理由逃兵役，有的出具身体不适的医生证明，有的到国外大学去上学等等。想到我要当兵却不得其门而入，理想不能实现的中学梦想，他们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时，我还着实羡慕了他们一番呢。看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也要参加军训。跟我们那时候中学生的拉练相比，他们的军训真是太小儿科了。现在的大学生身着迷彩服，在军营里吃得饱穿得暖。排排队列，立正稍息，齐步走，左右转，还有实弹射击打靶玩玩。然后，向后转，回大学上课去了。而当年的我们呢？

1970年，我在宜昌第二高中（简称二高）读书。那时二高的校址在宜昌西陵峡南津关口的镇镜山下。面对着江心洲——西坝，远离宜昌市区，是个住读学校。我家下放到宜昌县的住址就在镇镜山下，正巧就在学校外面，因此，我是学校中唯一的走读生。每天一早，学校起床的钟声敲起来，打破镇镜山的安宁，钟声阵阵从东面随着镇镜山荡开。夏日里山上一轮朝阳冉冉升起，冬日里黎明的曙光渐渐打开树影后夜幕残留的昏暗。学校西面是一片开阔地，钟声沿着斜坡，缓缓流入西坝的小河里。这里对我来说，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不再卷入文革的打砸抢运动，每天在教室里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而且还有住读学校才有的早自习晚自习的学习环境，真是大有世外桃源修仙得道的感觉。

住读的学生三餐都在学校里吃，自己交钱和粮票购买食堂的饭票。当时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伙食普遍不是太好。平常多是素菜，油水很少。经常是午餐后不到晚餐时间，肚子就饿得咕咕叫。记得在宿舍里，有同学半夜从床上掉下来，嘴里还念念有词：“泡萝卜。泡萝卜。”想必是梦里饥肠辘辘，还在想着吃点什么。食堂桌子上最常见的就是咸菜泡萝卜。因此，这位同学在大家的笑声中得了个尊号，美名：泡萝卜！同学们周末回家都会自己带一些荤菜或者可口的蔬菜来补充。好在下午两节课后，是体育文艺活动和自习时间。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在宿舍捞点自己带的东西吃。不像现在的学生食堂，就跟饭馆一样。各式各样菜肴，荤荤素素，各地风味都有，他们怎么会有我们当年下课后，饥饿难当的感觉。

树欲静而风不止。平静的学习生活过了不久，就在那一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我们二高当然也不例外。

整行装蓄势待发

我们是第一届文革中的高中生，当年全校有十个班，计五百多学生。那个时候的班级按军队的编制，每个班叫“排”。我们有十个排，然后又分别归属于三个“连”。我属于第一连第一

排，听起来有点主力军和嫡系的味道，其实不然，纯粹就是个编号。学校接到通知后，就开始布置野营拉练准备工作。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学校首先是从我们的伙食中，拿出我们拉练所需的口粮。记得每人发了一个蓝色的口粮带，可以装几斤大米。口袋装满米后，大约有小胳膊粗，两尺长短。拉练时，我们自己背着，以作拉练途中的粮食。当然，学校后勤部门也带了一些粮食。还从学校的校办农场带了一部分萝卜白菜等。后来的情况是，带的粮食蔬菜吃完了，当部队休整时，就在当地老乡那里购买。

铺盖由我们自己准备。大家都是住读生，铺盖齐全不是问题。农村的同学多是自家织的土布做的棉被，虽然比不上机织的细密，但是100%的“纯棉”，盖在身上很舒服也暖和。只是被子颜色各式各样的，行军起来，比正规军清一色的军绿色，显得像土八路似的。我在大串联中受过步行串联的训练，会自己打背包，三横两竖的打起来很麻利，也蛮像回事的。足蹬一双正规部队的胶底解放鞋，是下放到宜昌时，当兵的同学送给我的。头戴一顶正规的解放军帽，是我当兵的老哥从部队带给我的。左肩斜挎一个军用书包，里面是红宝书、笔记本、刷牙缸子、牙膏肥皂什么的。右肩挎一个行军壶，从胸前打个X斜挎到左边。行军壶非常重要，每天的饮水全在里面了。行军起来，有时大汗淋漓的，一个上午就能喝完一壶水。所以，还不能尽兴喝，要省着喝。有时候，还要发扬一下雷锋精神，把水让给掉队的“伤员”和女生喝。

衣服外面再用军用腰带束紧。最后背上背包，把干粮袋挂在背包上。用一条白毛巾把背包带在胸前扎紧。这样走起路来，或者急行军跑步走时，携带的东西就紧贴着身上，不会乱晃荡。背包上三横两竖的还绑有一双备用的鞋子。最后将脸盆用网兜紧紧卡在背包袋子上。在后来的拉练行军中，我这双备用鞋帮了我的大忙。我是汗脚，而且汗得厉害。每天的行军不久，鞋子上就看见汗水慢慢地渗出来，从脚趾头开始，一直蔓延到鞋面中间系鞋带的地方。走路时还不得觉得湿冷，队伍一停下来休息或是吃饭，鞋子里面就湿冷湿冷的。尤其是冬天天冷，还赶上下雪，冻出冻疮来后，白天疼，晚上痒，真是难受。到了宿营地后，一定要用热水烫脚。再就是当炊事班的同学忙完了晚饭和烧水以后，我就换上那双备用鞋，会趁火还没有熄灭，去烤烤白天行军那双湿漉漉的鞋。一天走下来的汗味被火一烤，那个味道实在难闻，用一个臭字都无法完美表达。好在是野外或者是露天，自己享受就罢了。几天行军下来，班里其他几位同学也走湿了鞋子，发现我的处理办法后，也都前来一起烤“黄鱼”。几条黄鱼一起烧烤，其味道可想而知。大家只好扔下鞋子，过一阵子估计黄鱼烤干了，再分头捂鼻前来。夜幕下，周围要是有蚊子跳蚤什么的虫子，恐怕都熏到几里地外去了。

披挂完毕，全身就增加了一二十斤的负重。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二高的500多名“战士”全副武装，三个连的建制，在一个冬日的阳光里，齐刷刷站立在学校大操场上。500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青春的血液在血管中喷张，一个个按捺不住地摩拳擦掌，只等在营长一声令下，誓师祭旗，向野营拉练的目标——湖北省五峰县渔阳关镇——开拔。

磨基山誓师渡江

根据中央文件，野营拉练二十天。拉链的队伍首先是向西，渡过长江，然后一路西行，进入长阳县，就是现在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继而南下，抵达五峰县，就是现在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然后，从五峰县境内的渔阳关镇挥师东进，过宜都县城，现在是宜都市了，最后班师北上，再渡长江，返回宜昌。当年宜昌地区辖九县一市，我们野营拉练主要在长江西岸的鄂西丘陵。要是按现在公路，走近路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地图上直线距离约九十多公里。

我此生中第一次野营拉练，是从长江开始的。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从四川的万县开始进入三峡，两岸峡谷险峻，水流湍急，一路浩荡，穿越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直到宜昌市的南津关。那时候还没有修三峡大坝，江水从南津关奔腾咆哮而出，到了宜昌一带，江面陡然开阔，江水在此顿失滔滔。江流减速，在峡中裹挟的大量泥沙，就在峡口留下“买路钱”，形成了葛洲坝、西坝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三角洲地表形貌。三角洲因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通常是当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宜昌地区。当然，这里比不上长江入海处的上海长江三角洲规模大。但是，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大坝，就是在此修建。有诗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不过，这都是发生在我们拉练以后的后话了。有关三峡大坝利弊，争议颇多，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了。

冬日里的长江在宜昌这个地段，虽然没有夏日一泻千里的气势，但是，我们五百人马在江边待渡，颇令学子们产生那种大江东去的豪迈感慨。宜昌的江水在冬天是浅绿色的，跟抚育我生长的武汉长江不一样。初到宜昌时，看到绿色的长江水流过眼前，颠覆了我十几年心目中的长江，大为惊奇和赞叹。武汉的长江江面宽阔，水流稍比宜昌地带缓慢，一年四季江水都是黄的，夏季的江水尤为浑黄。冬季登高远望，长江的支流汉水穿过汉阳和汉口，从北岸注入长江，一道绿带明显的汇入滚滚黄汤。可惜当年宜昌没有长江大桥，要不然，我们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天堑长江了。当时全国武汉有一座长江大桥，还是前苏联援建的，加上下游南京的长江大桥，是文革中我国独立自主建造的，统共有两座。现如今，仅宜昌就有了几座跨江大桥。只是，如今长江上桥是修得多了，还有了地下过江隧道，可是人们的精气神儿，我们当年拉练的那种豪情壮志却没有有了。

我们渡江的地点是江北的宜昌市，对面就是磨基山。磨基山也叫磨镜山，山不是太高，远远看去，似乎突然拔地而起。所以又有宜昌千古孤山的描述和记载：夷陵故城，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绝。五百人马分好几批上船。我们是第一连第一排，首批登船。坐在船上，看着船头一连的战旗在江风中猎猎飞舞，江水顺着小船滚滚而过。今日我们大军渡江直指南岸，历史的镜头不断浮现。脑海里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十八勇士强渡泸定桥，全军渡过大渡河的故事画面随着小船在江涛中时隐时现。不禁涌现出“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遂长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战败，太平军从此被清军剿灭。又浮现楚汉相争时霸王乌江自刎的画面，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感慨。

渡船下行一段后，江面逐渐宽阔，颇有身后百舸争流万船齐发，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枯拉朽的气势。中国五十年代有部电影《渡江侦察记》，该片讲述了国共内战渡江战役前夕，共军某部渡江侦察国军江防部署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刻仿佛行驰在炮火连天的江面，自己指挥一艘小艇在炮火中扬帆前进。弹洞穿过帆杆，我方战士在弹雨中前进，隐蔽在船头死角还击。一颗炮弹过来，火光一冒，众将士落水，抢救伤员，继续渡江，“为了新中国，前进！”……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正当大江中一时兴起，默诵这首诗时，“呜！呜！呜！”船鸣三声靠岸。“全体都有，下船！”连长一声号令，惊醒了我精彩的白日梦。可惜！

桥边镇不宜方便

上岸后，我们一连作为先遣连，继续前行，其他兄弟连队还在乘船渡江中。顺着山路，沿途绿树葱葱，用现在的话讲，空气新鲜，犹如进入了一个大氧吧。不久，我们一排就率先登上了磨基山。部队在山顶停止前进，路边略作休息，等后面的部队赶上来。站在上顶，眺望江北的宜昌，房屋像小巧的积木错落堆积，公交车像小虫似的沿着公路在城市中慢慢挪动。西面远处起伏的群山和天边的云彩交织在一起，俨然是一幅巨大的天然水墨画。东面滔滔而逝的江水托着江轮和帆船起伏隐没在田野和山峦之间。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这个平常看起来不起眼的孤山。杜工部的《望岳》，此时此地读来，犹如身临其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天已晌午，冬日的阳光从云里射出，照在身上暖暖的。在山上看到后续部队已经全体渡江完毕，我们先遣连吃过学校带的干粮，一路下山继续赶路。不久视线渐渐开阔，弯曲的山路不久就接上了平坦的大路。说是大路，就是一条可容一辆卡车开过的柏油路，两旁是沙土的“人行道”。当年，宜昌地区相对湖北的荆州平原相对落后，主要是山区丘陵，公路不发达。所谓的公路，就是一条车道，对面开来的车辆都要小心翼翼地“擦肩而过”。因为车少，所以平常路上也没有什么汽车行驶。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马车和驴车走过，叫它马路更为准确。路两旁是收割过后的庄稼地，远远的可以看到一些村落和人家。部队就沿着公路边成两路纵队前进。我们一连有三个排，每排五十名左右学生。一百多人在公路上行走，拉开了有一两百米的距离。连里有一面旗帜，由我们一排打着，走在队伍最前面。整个公路上就是我们这样一只“队伍”在行进，跟周围的环境和氛围非常不协调。地里的农民看着这只“队伍”行进，不知道这些城里的娃子又在在搞啥子名堂？

大家刚出来，一切看着都新鲜，兴致勃勃的。各排就各自纷纷唱起歌来，“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各排之间歌声此起彼伏，把个安静的公路和两旁得田野唱得沸腾起来。我们一排得刚唱完，后面二排得同学就拉起歌来。一个领队的喊声：“唱得好不好？”二排的那些同学就齐声扯着嗓子喊“好——”。然后领队又喊“唱得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然后就呱唧呱唧一阵鼓掌。一排的领队也不甘示弱，一挥手，就唱起另一首歌来。大家你来我往，各排都使出看家本事，相互挑战、迎战、备战，一时间安静的公路上喧闹起来，大家精神抖擞，很快就走出了二十来里地。

下山后，一路平坦，加上大家兴致勃勃，不知不觉就日头偏西，公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密集，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也多了起来。土墙上“农业学大寨”、“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幅标语不断映入眼帘。路边的一个风尘仆仆的路牌子告诉我们，这里是个叫桥边镇的地方。随同我们先遣连的营长一挥手说，部队休息十五分钟，大家方便一下。大家把背包放下，以各个班为单位放在一起，然后喝水的喝水，方便的方便，有的就坐在背包上休息。我们一排五十个人，按男女生分为四个小班。我们男生班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在路边公厕里方便后，就摸到镇上去看看。桥边镇不大，旁边有个桥边村，镇边有条小河流过，水很清亮。河上有座小石桥。过往行人在这里休息一下，喝碗茶，吃顿饭，大概河边镇就是这么来的。镇上有两三家餐馆，就是那种路边搭个凉棚，几张饭桌，几条长椅的“春来茶馆”。由于不到晚饭时间，餐馆没有什么人光顾。有个供销社一样的门脸，外面看着就是脸盆牙膏、文具布匹这些日常用品。没用几分钟，就把那个镇“侦察”完了，就是一个路边打尖的地方。

“嘟-嘟-嘟-”连长的口哨响了起来，大伙儿急忙归队集合。“立正——稍息，报数”。“一二三四……”各班报数点名。除了几个女生耽误了点时间晚到几步以外，大家都是按时集合

的。营长有点生气，第一次集合就这么不整齐。点名让那几个女生出列亮相，批评了几句。其实，这事儿也不全怪女生。在野外“方便”对男生不是个大事，大树后、草丛里、房屋后，没人看见，稀里哗啦就“方便”了。女生则要在隐秘或者更为偏远的地方，拉上警戒后，才方便进行“方便”。桥边镇的公厕只有一个，都被男生迅速占领了。女生好不容易在餐馆后猪圈旁找到一两个位置。一个连有几十号女生，在短时间内，解决方便的问题还真是一个“问题”。听说，有些女生因此走路都不敢喝水，怕不方便“方便”。后来，连队吸取教训，休息时，先派人占领公厕，站岗放哨，保证女生方便在先。然后才开放对外。营长批评完了以后，话锋一转，大声说道：“部队从现在开始，离开大路，开始走小路行军。每个人都要紧跟队伍，各班、排长都要注意自己的人数，不要掉队。全体都有，出发！”营长一声令下，部队在红旗的指引下，横跨公路，往西南方向开拔。

路崎岖尖兵先行

走出小镇不多远，就走上乡间的土路。再往前行，道路越来越窄，有的地方就是田埂路，两人侧肩勉强通过。部队出发时已经改为单行前进，一百多人的队伍就拉得很长了。有些地方弯度较大，队伍前面就看不到队伍的尾部了。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营长强调大家不要掉队。一个小班十来个人，班长容易看到。一个排五十多号人，前前后后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都看到了。再往前方，出现一排山岭，起伏蜿蜒呈东西方向。小路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山冲，一些人家的白墙黑顶隐约可见。这一段路没有多远，我们顺着小路前行，山坡上有些梯田，有些像甘蔗那样的黄黄的秆子站立地里。农村来的同学告诉我那是包谷（玉米），已经收割过了。不信，你看包谷秆上已经没有玉米棒子了。在城市里长大的我，我参加以前的学生“支农”活动，到武汉周边农村的水稻种植区进行过抢收抢种的“双抢”劳动。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和棉花长得什么样，我还是见过的。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成片的老玉米秆子像庄稼一样齐刷刷地竖立在田间。脑海里不知怎么就响起“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歌声，想象着自己怎么在青纱帐里打游击。“快走！连长在前面叫你上去。”前面传来同学的口令声音，把我从青纱帐梦里惊醒。

我赶紧跑步，穿过前面的同学，赶到部队的前面，向连长报告。原来，今晚的宿营地就在那边，我们要爬过面前的这座山。这里的地势虽然不是山高林密，但是部队一进入山中，山路崎岖，树林中茅草满山，一旦拉开距离，很容易迷失方向。而且，天色将晚，后面两个连的兄弟部队还不知在哪里。营长是个退伍军人，在部队中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让连长马上组成一个三人的尖兵小组，跟随他走在队伍前面，一方面探路，一方面做记号，一方面接应后续部队。就是在三叉路口或者容易走失的地方，留下一个人接应后面的队伍。我们被选入尖兵的同学，都很兴奋。一是领导的信任，二是充满了新鲜感。这样，我们四人就以急行军的方式，跑步走在大部队的前面。

营长的军用挎包里有张大比例的地图，还有指南针。走到山路拐弯的地方或者是岔路口，营长就会用指南针对着地图查看。同行的一位尖兵同学这次是第一次看到指南针这个玩意儿。我虽然以前看过那种简单的小指南针，可是营长这个军用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不仅比我以前看到的要大得多，而且分秒之间还有不同的层次，端在手里还有水平仪指示水平。罗盘上还有荧光，以便夜里标识方向。当然，这都比不上我们现在一个手机的功能。但是，五十年前的我们，看到这个“高级”玩意儿，好生羡慕营长。确定方向后，营长让我们在路边用石头摆上箭头标记，给后续部队指示方向。有一次，路况比较复杂，营长专门派我留下来，等后续部队上来交接后，才继续赶上尖兵前进。结果交接后，为了找到前面的尖兵，害得我顺着山路一路小跑，好一阵子才紧赶慢赶地追上他们。追赶途中，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山高林密，有时还有些心慌，生怕走错

路。走到岔路口，看到地上又前面尖兵用石头剪头所指的方向，才放下心来。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爬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山路，终于爬到山顶。山脊上有几块怪石，石头中有一条小路，由于没有树林的遮挡，可以看到小路弯弯曲曲的一直往西南延申。上到山上，部队仍然是一路纵队前进。不过，可以从头看到尾了。前面是连队的红旗，后面是长长的队伍，中间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拖拖拉拉、断断续续，那是有些地方地势不平，有大石头挡路。前面的同学在高处搀扶下面的同学。宣传队的同学们趁此机会，站到大石头上，打着竹板宣传起来：“苦不苦？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东风吹、战鼓擂，咱们一排怕过谁；谁英雄、谁好汉，咱们拉歌比比看……”现场气氛不断被点燃，同学们个个打了鸡血似的，血脉贲张，恨不得一口气爬到山顶。

上山出了一身大汗，山顶凉风习习，好不凉快惬意。老天有眼，给了我们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这里是鄂西的山区，海拔地势较高，山顶到山脚的垂直相对高程一两千公尺。我们爬的这座山大概不到一千公尺。在斜阳下，山上远望群峰起伏，身后红旗招展下的队伍攀登前行，甩下一把头上的汗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豪迈气势，不禁心中油然升起。

山顶上行军不久，营长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山洼说，就是这里了。面前的山脊路，往右边斜岔了一条小路下去。从营长的地图上看，下去的路只有一条。低头看去，山在这里沿着山坡低洼了下去，越往下越开阔，快到山脚开始平缓。梯田在山上窄窄的，像一片片小树叶，越往下越宽。难得一见的是梯田里还有水，大概是山上的泉水流下灌溉所致。田里有了水，在日落前的冬日里，像一面面镜子一样的闪光。再往下，就是一大块平地。山洼里的房子不少，有不少房屋掩映在山影和树荫中，有些房屋已经炊烟袅袅。正如五柳先生《归园田居》中所写“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我们这些一天到晚埋头读书的学子们看到此景，大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感觉。

夜漆黑向导迷路

部队顺山路右拐下山。同学们一看驻地就要到了，脚底加油，快马加鞭一路下坡，大约半个小时就进入了小山村里。营长跟当地老乡划分了我们各连排的住处。我们开始到老乡家里分房子，抱稻草铺地，放下背包行头，打扫房间卫生。炊事班的同学开始在田头空旷地埋锅造饭。至此，我们尖兵的任务就到此结束了。

不料，刚刚躺在疏松稻草上休息，营长又把我找去。说是看我在尖兵组表现不错，有新任务给我：接应后续的二连和三连的弟兄。那时候通讯很不发达，不要说手机了，整个小山村连个手摇的电话都没有，打个电话要到山那边的大队部去。根据我们连行军的情况，他们应该隔我们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眼看太阳就要下山，我们没有看到后续部队在山上的旗帜。营长怕天黑后万一后续部队不小心错过下山的路口，在山中里迷路，那就麻烦了。估计我现在出发，一条道走回山顶，天黑前应该会碰上大部队。我接到命令，想都没有想，就轻装出发了（背包已经放在老乡的房间里了）。走过山边河漫滩时，炊事班的同学已经在小溪边忙活着，正在把锅灶一字排开，往锅边垒石头泥沙架柴火呢。

返回的路上，驾轻就熟，没有全身的背包、书包、米袋什么的负重牵绊，有点身轻如燕的感觉。一路上哼唱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片段，

和着“咚咚呛呛”的乐曲过门和伴奏，半个小时就登上山顶。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摘下帽子，扇了扇头上的汗，等后续部队的来临。好一阵子，山脊上也没有看到大部队的踪影。太阳开始下山了，天边还映耀着火烧云，红云用最后的余晖，把群山和大地映照得通红。于是，我乘兴顺着山路慢慢往前走，去迎接后续部队，心想大部队随时都可能出现眼前。

冬季的天，暗得很快，一会儿天就灰了下来。又走了几分钟，周围已经灰蒙蒙了，近处山脊小路的浅色仍然看得清楚，远山的轮廓已经模糊了。这时我看到了远处上山时的那几块黑乎乎的怪石，渐渐地听到了人的声音。终于，大部队上来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二连长，他看到我很高兴。二连长告诉我说，二连和三连在那个桥边镇休息，由于“方便”的问题，耽误了一些时间。途中休息时，由于三百多人的队伍在山路上拉开得很长，前面等后面赶上来，走走停停的，于是行军的速度减慢了。比预计的时间晚了近半个小时。我边走边告诉他，你们放心，前面离驻地不远了，我就是营长派来接应你们的。

走着说着，不留神天就渐渐黑了下来，山路也看不清楚了。我一边走着，一边注意右边是否有岔路。又走了一会儿，天更黑了，星星和月亮在云里时隐时现的，越来越清晰。又走了一阵子，眼睛虽然适应了黑暗，但是我心里有点发慌了。怎么还没有看到岔路呢？莫不是走过了。往山下看去，下面已经黑咕隆咚的了，看不到梯田和房子。这可怎么办？走在队伍前面，我两眼仔细查看路右方。我的眼睛视力一直很好，每次学校体检，我的双眼都验到1.50。可是黑暗中，根本看不了几步远，更不要说山下了。月亮躲到云里去了，整个山下一片黑洞洞的。

以前在城里到了夜里，街上有路灯，房子里有灯光，马路上有汽车灯。黑夜上楼，有时候自己故意不开灯，摸黑上楼梯，那是因为自己知道有多少台阶。走楼梯不确定时，还要用脚探一探，看是否数错了。到了这山上，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了。越走心里越发毛，身后有两个连的兄弟姐妹，几百号人呐。脑子在紧张的思索，傍晚下山时，山脊小路上有没有什么识别标志？对了，有一片梯田里有水，会不会在月亮下闪光？抬头看看月亮，月黑风高。山风开始嗖嗖地响了，好像够得着天似的，把天上的云刮散了一些。山下还是黑蒙蒙的，分辨不出梯田还是树林。也许还不到地方吧？可是好像走了好久了。那时候学生很少有手表，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所以无法从几个未知的条件去推算（时间？/ 速度？= 距离？）走了多远的距离。哪像现在手表根本不稀奇了，要么是手机看时间，要么就是运动手表，记录走了多少步子，烧掉了多少卡路里的热量。要想查看看到了哪里，干脆直接卫星定位。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黑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山脊上，一个高中生，看不见目的地，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怎么办？问路，诺大一架山上来回看不到一个老乡。找路，四下漆黑两眼一抹黑。向上级报告情况寻求指示，没有部队的通讯设备，没有电台、电话，更没有如今人手一部的手机。我身后还引领着几百号人的队伍要去宿营地，怎么办？“毛主席著作找答案”。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话，只是我不知道毛主席在哪一卷哪一篇文章提到类似答案，书到用时方恨少啊。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唉，那时候也不知道向上帝祈祷，也许，他能带我走出黑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是我后来在海外读到顾城的诗集时看到的。就在我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时，山路拐了一个弯。山脚下看见了隐隐约约的火光，而且连成一排。莫不是炊事班点着了炊火，已经开始做饭了？风刮走了满天的阴云，月亮也露出来了。在黑夜中，我赶紧揉一揉黑色的眼睛，仔细看去，果真，远远的一排火光，映照着溪水中潺潺流动的月光。那应该就是山下的小山村吧？往路上仔细看去，嘿，月光下这不就是下山的岔路吗？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心里顿时一阵狂

喜，赶紧跟身后的二连长说：“就从这里下山。”二连长转身跟后面的同学说：“开始下山了。仔细看着脚下的路，跟着一连的尖兵走。”

前面的山林虽然黑，但是月亮出来了，照得地上明晃晃的。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心里一块大石落地，轻松极了。我知道后面的路就很好走了，前面没有岔路，一路下山直通村里。不禁哼起一首民歌“月亮出来亮晃晃，亮晃晃。我和我的阿妹在深山……”。不过，后一句可没敢哼出来，那时候是不准唱这种“黄色”的靡靡之音的。半个小时后，我们进村了。等了好一阵子的营长，在村口站着，看到二三连来了，赶紧把他们带到临近的村子里安营扎寨。我赶紧地回到连里，炊事班已经开饭了。这时候我才感到肚子咕咕叫，饿了。

田忌赛马少胜多

一大清早出发，吃的是学校食堂的稀饭馒头咸菜。中午吃的是学校食堂的干粮，馒头鸡蛋咸菜。要是平时，不到晚饭时间肚子早就饿了。今天一路行军，山上山下来来回回，加上后来迷路心情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就没有顾得上肚子里早就没有食物了。等把大部队带到宿营地，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被压抑的饥饿感就一下子窜了上来。好在炊事班已经开饭了，我赶紧提溜着牙缸饭匙过去“开饭”。

原本学校食堂吃饭是不用自己带碗的，食堂提供一个圆圆的陶瓷饭钵，可容四两米饭。那时，我们中学男生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三十几斤。早上一两稀饭加一个二两的馒头，中午和晚上都是四两米饭，一天一斤一两粮食，一个月下来差不过刚够。因此，我们中、晚餐一个圆钵的饭正好。女生每月的粮食定量稍微少一点，她们中午或晚上吃三两饭。厨房师傅会在圆钵上划个十字，挑出四分之一块来，剩下就是三两。谁要是吃四两还不够，就把那四分之一块加到圆钵里，就是五两。谁要是只吃二两，那就拨出一半来。这是个非常好的计算和管理办法。我小学里的分数计算，就是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的。但是，到野外拉练，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们漱口的搪瓷牙缸就拿来一物多用，早晚刷牙漱口，白天喝水和吃饭。大家自带的牙缸大小不一，我就是带的那种较小，大约一缸子能装三两米饭。现在市面上的刷牙杯子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早就没有这种产品了。

拉练时，通常在野外吃饭的情况是炊事班将饭菜做好后，以各排为单位就餐。菜是各班用脸盆打在一起，大家在一个脸盆里捞着吃。饭食是每个人一缸子饭，吃完自己的饭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谁不够可以再去盛，直到锅里的饭吃完为止。我的“饭碗”小，一次只能盛三两饭，加上我平时那个细嚼慢咽的速度，我吃完一缸饭的时间，吃得快的同学早就吃上第二碗饭了。等我到炊事班再去添饭时，早已经锅底朝天了。运气好，会分到几小块锅巴吃。那个锅巴真是好吃，那是行军锅的铁锅底上烧饭结出来的锅巴，沿着锅底有一大块，烤得焦黄焦黄的。嚼在嘴里，嘎嘣嘎嘣的，又香又脆。平常学校食堂都是用瓦钵蒸饭，从来吃不到锅巴的。吃完了锅巴后，口福是享受了，可是肚子还是没有饱啊。黑灯瞎火的，又是在野外，哪来有多余的东西来填肚子呢？没有法子，只好半饥半饱地梳洗后摸黑睡觉去了。

第二天行军，当然肚子还在提醒昨晚饭不够吃的那件事。记得小时候看《东周列国》的故事，看过一段田忌赛马的故事，印象颇深。太史公做《史记》中有如下记载。“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这个故事老百姓耳熟能详。但是，我们那时候哪里见过赛马啊。即便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电视上，或者亲自到跑马场去赌马，我们也拿不出自己的马去跑啊。更不要说上中下三等马了。

不过那时候，大环境里大家都在讲林副主席那个“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文革的词汇。咱们怎么能把吃饱肚子的问题用孙子教的田忌赛马方法解决呢？吃饭里有上中下三等马的关系吗？行军路上，一边走路，一边琢磨这个问题。咱小缸子盛得满满的，也不过三两米饭。人家大缸子一次就四两或者更多，他们多半盛得满满的就到一边吃去了。再说我的速度也慢，吃三两米饭的时间也比不过他们吃四两的时间。他们之所以快，似乎饭入口后不怎么嚼就咽下去了。看样子，我得从两个方面改进赛马的方法，才能聊博一饱。

我的杯子小，同样一杯肯定是比不过大杯子的，而且，要吃四两饭一定要添加一次，因此，我要想办法在“大缸子”吃完之前吃完自己小缸子里的饭，此其一。我吃饭的速度慢，我吃完一小缸子的时间比不过他们吃完一大缸子的时间。要想比过大缸子，我必须加快速度，此其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狼吞虎咽”一改过去慢嚼细咽，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还要像孙臆那样“以劣胜优”达到饱肚子的目的。于是我就琢磨，开始时，我可以盛少一点饭，半缸子一两半到二两左右。然后，心无旁骛，尽快嚼咽杯中饭。这样“小缸子”就可能很快完成，就可以在“大缸子”完成一杠子之前，去添第二碗饭回来。然后就可以安心心地继续我的慢嚼细咽了。

在三场比赛中，我首先：“今以君之半杯与彼一杯”在量上相比，输掉一场；然后：“复以君之半杯与彼一杯”在速度上相比，赢回一场；最后：“以君之一杯半与彼一杯”在量上相比。三场下来，双方互为平局（半斤对五两）。此计一出，几乎每次都能获得再添一次饭的机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活学活用”孙子所教田忌赛马“以少胜多”的战例。

釜底抽薪夹生饭

虽然，我们每天扛着背包，米袋什么的，走个几十里地，晚上到了宿营地累得不得了，可是，炊事班的弟兄们比我们更累。他们除了自己的背包行李以外，还要背上做饭的大铁锅，背着烧饭的木柴，比我们重多了。那种行军大锅，不知道是不是成语里“釜底抽薪”的那个釜。到了驻地，我们找好房子休息了，他们还要埋锅造饭。通常他们都会在外找一块开阔地，有时在山边，有时在河漫滩上。顺着地势打个洞，或者用石头和沙土垒一个灶围，上面放上大锅，底下架上柴草生火做饭。做完饭后，地面上就会留下一个被火烧得黑黑的灶洞。相传春秋战国时，孙臆为了麻痹敌人，故意在退兵时减少炉灶数。庞涓也是个很不错的将领，他小心谨慎，每天都派人数孙臆撤退时的炉灶。炉灶从第一天够十万人吃饭，到第二天够五万人，到第三天三万人。庞涓这才放了心，下令急追。结果中计，兵败马陵道，落得个“庞涓死于此树下”的结果。

我们也会帮忙到河里或是井里为他们挑水烧饭。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可是我们班里有农村来的同学，他们会用这种方法做饭。先用水把米淘过，待大火把水烧开后，将米下入大铁锅里。煮得闻到饭香味道了，将米汤滤出，撤出大火，用小火继续将锅中米饭焖熟。这样我们可以喝到浓浓的米汤，白白就像牛奶一样。小火慢慢焖到饭熟，就可以吃了。最后锅底一层金黄的锅巴。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非常佩服班里那些农村来的同学们，他们三下两下就把大铁锅架在石头上，堆起柴火。当然，班上还有像我一样，从小在城里长大，不会做饭，不通柴米油盐的同学。炊事班里也有城里长大的同学。记得轮到他们做饭时，不会掌握火候。当饭开了锅，米已经煮得八成熟了时，要把米汤倒出来。然后把柴火从锅底抽掉一些，用慢火继续烧饭。这样米饭就在小火下慢慢焖熟，而且锅底会结上一层焦脆得锅巴。其物理原理是把釜底的燃烧物体薪抽出，沸腾的液体就不能继续

吸收热量，液体温度就会降低。米作为固体，则继续吸收余温的热量形成熟米饭状态。而釜底部的米饭部分，由于釜底的燃烧物体的抽出，就会停止继续糊下去。道理看起来很简单，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实践经验，通过烧饭时间长短、观察火候和锅中溢出的米饭味道来判断什么时候可以“抽薪”。

有一次，我们班那位农村来的同学有事，另外一个城里得同学捞出米后，忘了釜底抽薪，结果底下面的火继续烧着，不久就把米饭烧糊了。我们大老远的村边上就闻到河边的糊味。赶紧把锅底的火熄灭后，打开锅盖，满锅糊味不说，上面的米还没有完全熟透，我们因此还吃过一顿夹生白米加黑锅巴的晚饭。当第一小缸子一下子就“快马加鞭”地下肚后，再盛半碗虽然不是十分熟的米饭，蹲在地上，“细嚼慢咽”地享受起来。米虽然嚼在嘴里有些“生硬”，好在那时年青，胃口好，肚子饿了，吃什么都香。再加上消化能力强，菜蔬里又没有什么荤腥，也顾不得什么生米熟饭的了。由于“釜底不抽薪”，我们吃了一顿夹生饭，由此想到三国时的官渡之战。要是没有曹操亲率精兵，衔枚疾走，夜袭鸟巢，火烧袁绍的粮草，恐怕也就没有日后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段历史故事了。

革命军中马后跑

我喜欢作为尖兵，走在队伍前列。一个是有英雄事迹的鼓舞，如少年邹容，年纪轻轻就干了这些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孙中山赞其“惟蜀有才，奇俊瑰落”，他的那句“革命军中马前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革命，就要走在前面，冲锋陷阵。另外，我这个人喜欢无拘无束，当尖兵可以自由随便一些，不用像其他人那样，跟着队列里面慢慢走。另外，想“方便”一下也比较方便，一看前后无人，就地方方便了。还有，走过供销社如果没有人看到，还可以偷偷进去买点吃的充饥。但是，历史、社会和常识都告诉我们，有前就必有后，队伍后面总要有后卫才行。“马后跑”架起来，威力还是很大的。

我也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作为收容队的一员，我有机会充当了一次后卫。那是一次长途行军，部队从清早一开拔，就一直急行军，一直走到天色已黑才到目的地。也不知道一天跑了多少路，只知道汗水从鞋头上一直湿到鞋面中间，脸上的汗水都被冷吹干后，在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的白印子。我们连这次被排在全营最后。我还是连队里的尖兵，到了宿营地后，跟着连长把各排的房间分好了。放下背包就到炊事班去帮忙了。我背的米袋今天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轮到我把背了一路的干粮卸下来，倒进炊事班的大锅里，作为今天的晚餐了。明天行军，肩上要轻松多了。到炊事班还有一件事，就是烤我那双黄鱼，趁大伙儿没有来，早点烤干早休息。火塘的炉火熊熊，我刚刚坐在地上，就听得有人叫我。跑了一天，累得我真的不想再站起来了。

叫我的的是连长。他刚开完各个排长的碰头会，从三个排长的汇报中得知，我们连还有一些女生还没有赶到驻地。虽然离得不远了，路况也不复杂，但是天黑了，连长不放心。临时叫我们一排的四个男生，顺原路回去接应掉队的女生。为了以防万一，还让我们带了一副卫生队的担架。另外那几位同学也跟着我前后脚赶到了连部的驻地。听完连长的话，我们四个人就出发了。走不多远，就看到一些女生拄着树枝做的拐棍，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我们告诉她们驻地就在前面不远，然后问她们有没有需要帮忙。这几位女生摇摇头说，就要到了，还可以坚持下去。同时告诉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掉队的同学，好像还有别的连的同学，你们去接他们吧。于是，我们又继续往回走。

本来，我想掉队的同学，多半是因为这一天行军速度快时间长，累得跟不上队伍了。碰到他们后，无非帮他们抗抗行李，搀扶一下就行了。一路上碰到几个掉队的女同学，情况都是这样。

问她们后面还有没有人，回答说后面还有个三连的男生搀扶着女生，那个女生好像走不动了。我们于是加快步伐赶了过去。那个三连的同学我认识，个子不高，平时小嘴很能说道，是个比较活跃的人，还是个学生干部。只见他背着那个女生的背包，吃力地扶着那个女生缓慢前行。看见我们过来，他说那个女生大概是来例假了，坚持了一个白天，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只好走走歇歇，终于熬到我们来接应他们。正说着，那个女生软软地坐在了地上。幸好，我们带来了担架，于是我们将这个女生抬到担架上。我们四个男生一只手抬着一个担架头就往回走。那位三连得同学跟在我们后面，他一路之上也累得够呛。这是我头一次抬担架，刚开始还行，走不了一会儿，手就酸疼起来，我提出来大家调换一下位置。走着走着，越走越累，这哪里像是抬一个女生，简直就像是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啊。黑夜中，道路也不平坦，我们四个收容队的后卫，就这么高一脚低一脚的把那个同学抬到营部卫生队。好不容易，终于完成了任务，全营人马一个都不少地到达驻地。

背伤员不治自愈

转过身来，我告诉三连的那位同学，他们连驻地在前面的山沟里。看着他两眼茫然的样子，大概也是累得不行了。嗨，干脆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就带着他往三连的驻地走，一路上还帮着扛着他的背包。不料，没走多远，只听得背后噗通一声响，那位同学忽然就倒在地上了。我问他摔着哪儿了，他也不回答，就像睡着了一样。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我把他扶了起来，他站也站不稳。四下一看，到处黑咕隆咚的，远处已经可以看到山沟里三连连部的灯光。回去找人帮忙吧，又不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一咬牙，我把背包挂在脖子上，背起他来就往三连走。夜色黑暗，看不清路，只觉得道上坑坑洼洼的。我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的身子软软的趴在我背上。我不觉得他比背包重多少，反倒是觉得脖子上挂的背包挺沉的。在我精疲力尽前，总算到达了三连的驻地。窗前的灯光还亮着，可以看到里面人影再晃动，大概有人在等我们的到来。

刚到门前，他醒了过来，一个鲤鱼打挺，小身子就从我背上挣了下来。等我敲开大门，屋里的光亮照射出来时，他已经把背包从我脖子上拿下，以胜利的姿态在向里面的同学招手：“我回来了”。我跟三连部的同学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解释说该同学一路上因为照顾那个女生才耽误了时间，并且刚才他累得摔倒在地，都晕过去了，我一路把他背过来等等。我说这话只是想说明他累的程度，因为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人可以累得晕过去，一点儿也没有暗中炫耀自己的意思。不料，一听到这里，这位同学（当时他不是连里也是排里的学生干部）瞪大双眼对我说：“谁晕倒了？你什么时候背我来着？我这不好好的吗？”刚开始，我还以为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平时他就这样的。可是，当我打算认真地跟大伙儿解释时，他却越来越严肃，而且声音调门也越来越高，就像根本不知道是我气喘吁吁地把他背过来似的。我真的累了，懒得跟他计较，把他送到了，我额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于是，我就掉头而回，在暗夜中摸回了我们一连的驻地。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我不知道那位同学他当时是否真的脑袋“短路”了，还是他怕有些丢人现眼，有损他的“光辉形象”而不好意思承认被人背的这一事实，但是，那个晚上的山风，黑夜里的担架，背着“伤员”在崎岖的山路上夜行，以及“伤员”的忽然发病和不治自愈，时至今日，件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卫收容真的是个累活儿，因为走了一天路后，大家都开始休息了，你还要再往回走，可能还要抬抬担架和背人。如果问我拉练当中我最不喜欢干的活儿是什么？那就是马后炮后卫了。直到有次听了营长跟我们讲了《绝命后卫师》的故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眼下这点苦和累，跟当年拿鲜血和性命来干的活儿，简直没法比。听说后来这个故事拍成

电视，讲的是红军一个师，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断后，仗打得很惨烈，这个“马后炮”几乎全军覆没。

战争，被认为是动物界（包括人类）普遍的行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我憎恨战争——这个人类相互残杀的行为。中国古代的军事家说：“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面对战争威胁，我们又不得不防，必须以自卫战争制止侵略战争。这，大概是当年要我们去野营拉练的一个出发点吧。孙子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期待当今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发挥其聪明才智，以伐謀、伐交的上策制胜，而不要用到伐兵、伐城的下策。

山乡夜黑塘火暖

那天在山上迷路时，心里面老想着一件事：怎么看不到山下老乡家的灯火呢？那里可是住着几十户人家。后来，我在山上只看到了炊事班在溪水边烧的一排炊火。等我们吃完饭回到老乡家后，才发现这里山深路遥的还没有通电。老乡们天不黑就吃完饭了。怪不得下午下山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村子里已经炊烟缭绕了。我们班十来个人住在一个村边驻扎的老乡家，房屋和厅堂都很高大，木头的大门以及屋梁和檩条粗大结实，想必是个殷实人家。进门后，过了天井就是一个大厅。大厅中间有一个火塘，里面烧着木柴。那些木柴一定很好，火塘没有冒着黑烟，只看到跳动的小火苗，火塘里的红红的，靠近了很暖和。火塘正中架着一个大铜壶，壶中冒着水汽。屋主是个四十开外的农民，口里叼着一杆大烟枪。烟杆后面是石质的烟嘴，中间是拇指粗的竹杆，前端是半尺来长的铜质烟锅。那铜管擦得锃亮，在塘火映耀下闪着亮光。竹烟杆上吊着一只皮质的烟袋，鼓鼓囊囊的。看见我们进来，屋主猛吸了一口烟，把烟锅在塘边的石头上磕干净了，站起身来欢迎我们。

寒暄了一阵后，大家就在塘边坐下休息。黑暗中，屋主往烟锅装满新烟后，将烟枪伸入塘火吸了两口，烟锅就一明一暗的冒起烟来。烟叶中好像有种什么香料一样，很好闻，一会儿火塘边就开始弥漫着烤烟的味道。主人往椅子后一靠，脸和大胡子在塘火下时隐时现。屋主人然后请我们喝茶，我们那时年青，不喝茶。谢过主人后，我们从烧得黑黑的大铜壶中倒出热水来喝。不一会儿，在塘火的熏烤下，大伙儿慢慢地热了起来，话也慢慢多了起来。我们谈学校的事，主人谈种田的事，大家相互都觉得新鲜。谈到主人的家人时，他说天黑了，家里人晚间没有什么事干，明天早起还要出工，所以他们早早就睡了。大伙儿聊得很开心，一张张脸在塘火中映耀的通红。大伙儿的身影投射在墙上，黑影绰绰的，门外的月光反而更亮一些。这时候，我才明白，难怪我在山上看不到灯火，原来不仅是村里没有电，家里的塘火在外边几乎看不到光啊。

“嘟——嘟，嘟”，门外传来一长两短的哨声，那是野营的熄灯号。大家跟屋主人道了晚安，就回到分配给我们的住处。我们住在大厅后的右厢房，左边是主人家居住。右厢房原来是储存粮食和农具的地方。我们下午已经将农具挪到一边，空出两面墙，呈L型，顺着墙边在地上铺上老乡给我们的稻草。L型的短边靠进门左手，可容四五个人睡下，长边可以睡十来个人。出发前，我们就分好了两个人一个的小组。一个人的被子垫在下面，另一个人的被子盖在上面，两个人挤在一套上下的被褥里。墙是用干打垒的土砖砌的，砖与砖的连接处是粘土。有的地方的粘土松垮了，于是砖与砖之间就会有缝隙，夜深人静时，可以感觉有风进来。门对面的墙上有窗，高高在上，有框架和栏杆，但是没有玻璃，也不像北方的窗上糊上纸，原因是这个房子原本就没有打算住人。进屋后，我们点上蜡烛，屋里才有了光亮。右厢房的房门关不严，有时候会有风吹进来。我们的班长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睡在门口。其他人各自找好地方，依次铺

好被褥，钻进被窝。我和我的搭板两个人脱了外衣，将棉袄和外面的裤子盖在被子上面，里面穿着秋裤秋衣入睡。

烛光在风中微微的摇摆，白天累了一天，一躺下去，腿和脚舒服极了，浑身松软，困劲就上来了，一会儿就梦见了周公。那时候年青，身体好火力壮的，倒也不觉得很冷。只是，大清早起来时，昨夜挂着的洗脸毛巾都冻得硬梆梆的，才知道晚上屋里很冷，应该到了零下摄氏度。每天晚上，部队要值班，上岗放哨，怕不知道哪里来的“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从夜里十点到清早六点，共八个小时，两小时一班，每班两个人。这样一晚上就有八个人睡不了一个整觉。当然，夜班放哨是男生的事，女生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一般大家都愿意在头班，这样回来还可以睡个整的囫囵觉。要不，就是尾班，值班完了就不睡觉了。不然，半夜三更从被窝里被叫醒，爬起来冷飕飕在外面四处巡逻，冻得鼻涕都流下来，那个冷哦！回来后，全身发冷，后半夜一准睡不着了。好在连里人多，不会夜夜都轮到我值班。

睡棺材梦访阎罗

也不是每天晚上都有这么“好”住处的。有些老乡家里房子小，大家就紧紧挤在一起。虽然晚上有人说梦话，有人磨牙，有人打鼾，还有的人不消化，半夜里弄个气味，像幽灵在房屋里游荡，萦绕不散。我这个人是一躺倒就睡着了，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不叫不醒的主儿。半夜里从不起夜，一直睡到起床哨子吹起来。因此，夜里那些干扰对我都不是个事儿。睡地铺还有个好处，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们二高的学生宿舍是那种高低两层的床架，同学半夜从床上掉下来的事件偶有发生。记得有个同学从床上掉下来后，砰的一响，整个宿舍都惊醒了。而那位掉下来的同学却依然呼呼大睡，信不信由你。

有一晚，我们分到的住房不仅很小，里面还有摆有一副寿材。这寿材漆着黑黑的板，上面的板盖呈弧形，上板和下面的盒子中间隔着几块木条，大概是为了透气。同学中有些胆小的不敢挨着那玩意儿睡觉。我以前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玩意儿，这回是不仅亲眼所见，还可以好奇地摸摸。其实那玩意儿宽大结实，摆在房屋正中，一点儿都不可怕。于是我们几个胆子大的同学，硬是把棺材盖给挪开了，看里面是否有什么鬼之类的东西。

打开后，里面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提出来，谁敢进去就算他胆子大。几个同学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进去。我脑子一热，说了声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手按着边缘，脚使劲一蹬，就骑在板子边上，再一翻身，就站在那个大木匣子里面了。旁边的同学都惊叫了起来，看着他们吃惊的样子，我觉得挺得意的。我嘘了一声，示意让他们不要声张，不要大惊小怪的。然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往下一躺，就睡在底上了。我在里面对他们说，你们要不要进来躺躺？竟然没有人回答，我就更得意了。那时候年青好胜，就喜欢出个风头。

正好那天晚上轮到我值头班站岗，还有个把小时的功夫，我跟同学们说，我就睡在这里了，别忘了到时候叫醒我去值班。于是我就和衣而卧，在棺材里睡了起来。别说，那个大木匣子还真宽敞，躺在里面还可以翻身，比跟大伙儿挤在一起要松活得多了。那时候胆子贼大，自认为当过红卫兵，啥牛鬼蛇神都不怕。躺在里面，还跟同学们讲起《西游记》里的一段故事。那孙悟空在梦里晃悠悠地被阎王派去的小鬼捉去，孙悟空大闹阎王殿，不仅把自己的生死簿撕了，而且把花果山上的众猴子猴孙们的死期也一笔勾销了，何等的痛快！

躺着躺着，上面的板子盖上了。隔着板盖，仿佛听到洁白的花束仍到板上，闻到鲜花的清香，然后是泥土一下一下撒在盖子上的声音。外面的人们在念叨着我生前的“英雄事迹”，当然还有平生的“斑斑劣迹”。有沉重哀悼的，有诙谐玩笑的；有的缓缓啜泣，有的轻松嘻笑。听着外面的追悼，回忆我短暂的生平，想着想着就腾云驾雾地睡着了。也许是阳寿未尽，那晚上阎王爷没有来找我，来找我的是班长。黑乎乎中，有人敲打着棺材板：“起来了！上岗的时间到了。今晚口令黄河，回令长江。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唐突和僭越，当时只顾自己逞能，也没有顾及到主人家会有什么忌讳，实在是对不住后来那位在里面寿终正寝的正主啦。愿上帝保佑他，真主庇护他！愿我佛慈悲，南无阿弥陀佛。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一袋干粮忆当年

记得小学上过这么一课《一袋干粮》，讲的是一个有关红军长征的故事。一个叫谢益先的战士，在过草地途中，把粮食给了草地路边的一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走出来草地后，那个妇女带着孩子来感谢他，而他自己却饿死在草地里。这个故事简单朴实，却歌颂了我们人性中的那个大写的“善”字。就跟上帝鼓励人们去“给予”一样，谢益先把生的希望给予了妇女和孩子。虽然三十年前和七十年代当时的中国相比，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拉练的背景跟当年红军的实况也大不一样，但是，吃不饱，肚子会饿，还会饿死人这个“民以食为天”的自然规律却万古不变。这个道理和实践，我在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也亲身经历过。那时候刚上小学，家里没有粮食，都到单位的食堂里去吃。吃的是玉米面、红薯面、麦麸子、米糠等杂粮做的饼、窝窝头和混合面馒头。记得买稀饭时，大哥哥姐姐们给我透露一个秘密：要等到稀饭桶卖了一半再去排队买，这样就会买到稠一些的粥。那时候还小，没有生活经验，不知道稀饭在大饭桶里，米粒重，会下沉。前面买的人是从饭桶汤汤水水的上部舀起来，稠的粥沉在下部。

放了学回家，晚上吃的是黄豆、红薯和胡萝卜混合煮的粥。现在的城里人看来，这是多么营养的减肥粥啊。可是那个时候，感觉一顿饭没有大米吃，对我们南方人而言，总像吃不饱似的。好想“自然灾害”前，在幼儿园里吃大米白面的那阵子啊。哪像如今，大米白面都不吃了，人们又改过来都去吃杂粮了。饿归饿，我们周围的同学或是家人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时，也一样会饿死人的。这些浅显的道理，最初我是在大学里获得的。有个从农村来的大学同学，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村里吃树叶树皮，吃观音土，真的饿死过人。刚开始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我这位同学说着说着掉下泪来，说他奶奶就是吃观音土不消化，“撑”死的。我才了解到，“饿”也会死人的。

拉练出发时，每个人都发一个干粮袋，里面塞满了大米。每天炊事班会从一部分同学的米袋拿出里面的米给部队做饭。因此，那些同学就较早地减轻了负担。我的干粮袋在那个当收容队“马后炮”的晚上就交给了炊事班。肩膀上的负担是轻了，可是肚子却更饿了。拉练路途遥远，时间又长，正赶上我们长身体的时期，肚子很快就不满意四两米饭地待遇，即使孙宾的赛马妙计也搞不定肚子的需求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卡路里。每天的粮食都是定量的，炊事班每天都只能下那么多的米，做那么多的饭。于是，饥饿就成了我们拉练时体会得最深的问题。拉练时有条纪律，也不知是谁定的，不能买老乡的东西吃。就跟农村什么都要集体化，不能有自留地一样。记得历史上农民起义，大多是民不聊生，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才揭竿而起的。既然当顺民受欺压是死路一条，参加造反失败杀头也是死，不过，万一造反成功就不一样了，就算得了天下后不能大鱼大

肉山珍海味，至少有条活路吧。古往今来，历来如此。当然，拉练也是同理。肚子饿了，要有吃的才行。有什么纪律能管住一个“饥饿”呢？谁又会是我们队伍中的谢益先呢？

黑饼干配白萝卜

我当连队尖兵的时候比较多，经常走在前面，离着大部队远远的。由于没有同学和老师看见，就给了我解决肚子饿的可乘之机。有一次走过一个乡村的供销社，一看四下无人，转身就溜进了供销社，同行的一个尖兵也跟着溜了进来。那时乡村供销社也穷，进去一看，没有面包蛋糕，只有柜台上的玻璃大罐里有些饼干一样的东西。上前仔细一看，还真是饼干。不过，是当地或者公社自产的饼干，样子粗糙不说，连颜色都是黑乎乎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巧克力饼干。不过那时，不要说公社，恐怕县里也没有巧克力这种“高级点心”。有吃的就不错了，我们不敢多买，怕“错误”犯大了，一人称了半斤“巧克力”饼干。营业员跟我们说，这是新到的饼干，平时还没有呢。说着，用旧报纸跟我们包好了。我们把饼干放在随身的军用挎包里，赶紧出门继续赶路。一路上，打开纸包，拿出“巧克力”饼干来尝，咬在嘴里，虽然粗糙，没有奶油和芳草香精的味道，但是酥脆新鲜甜甜的，有点像武汉早年的麻烘糕一样。一边走一边偷偷地吃饼干，眼睛还警觉地看着前后左右。不觉一会儿饼干就见底了。虽然还想接着吃，但是又舍不得一下子吃完。万一晚上肚子又咕咕叫了呢？咬咬牙，把手从挎包里拿出来，扣上挎包的袋子，忍住了，留着等会儿再吃吧。

到了晚上，想把黑饼干偷偷拿出来吃，可是房间里都是同学，一个人吃，怪不好意思的。用现在的话讲，也不够哥儿们的，于是干脆拿出来“共产”。大伙儿一哄而上，每人几块，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吃完后，一边把嘴角边的饼干渣往嘴里舔，一边问饼干哪来的。我赶紧小声叮嘱大家：这是路过供销社买的，千万不要说出去。大家都点头不语，心里在想什么，彼此都心照不宣。我自以为机密，回来后还跟同学们吹嘘我尖兵有如何优势。不料，同学们说，拉练一路经常饿肚子，我们后来只要有供销社小卖部什么的，都会进去“扫荡”一番。村里小卖部的饼干都被我们这些饥饿的学生买光了。

就是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尤其那时囊中羞涩，即使有机会买，也不能经常买啊。那就只好开源节流了。有一天，半夜三更轮到我值班，恰巧另一个值班同学是农村来的。我们巡逻走过驻地附近一片菜地，农村的同学用手电照着说，这里种的是萝卜。我用手电一照，只看见地里的叶子，没有看到萝卜。我问道，这是白萝卜还是胡萝卜？同学说，我们这里不种胡萝卜，只种白萝卜。我说怎么没有看到萝卜呢？他说萝卜在下面的土里，一拔就出来。我跟他讲，你拔一个我看看。深更半夜的四处无人，他一把抓住萝卜叶子，先往四边摇摇，把周围的土弄松了，然后往上一拔，萝卜就拔了出来，萝卜叶子下面是一个大大的白萝卜。原来萝卜是这样拔起来的啊。

记得幼儿园里老师教我们唱拔萝卜的歌，表演拔萝卜的小朋友唱“拔萝卜，拔萝卜，哎呦哎呦拔不动”然后，就对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唱到：“小花猫，快点来，快来帮我们拔萝卜”。一个小朋友扮演小花猫就上去抱着前面小朋友的腰，然后一起唱“拔萝卜，拔萝卜，哎呦哎呦拔不动。”然后又又是“小花狗……小山羊……”等等。最后一大群小朋友抱了一长串，才把萝卜拔起来。哪像今晚这么简单。不由得学着同学的样子，拔出一个萝卜来。看着带着泥土的萝卜，喉咙里等了很久的小馋虫就爬了出来。我们先用铅笔刀把萝卜叶子连根切下来，把萝卜坑用土掩埋了，然后把萝卜叶子连根埋在土里，外表就看不出来了。我们到河边把萝卜洗了洗，用铅笔刀把萝卜皮削掉，就啃起萝卜来。萝卜吃在嘴里，脆甜脆甜的，稍微有点辣，很新鲜。有人说，萝卜

是小人参，滋补顺气。果不其然，下了岗回去睡觉，肚子里咕噜了好一阵子，“顺”出了好多的“气”来。

螃蟹醉酒鸡蛋饭

记得在拉练途中，我们停下来休整。清早在溪水边漱口洗脸时，看到溪水中有小螃蟹出没。伸手一抓，小螃蟹就躲到水中或者水边的大鹅卵石下面。把鹅卵石翻开，小螃蟹在鹅卵石下的水洼中无处可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大家一阵兴奋，把溪水里和沿岸的大鹅卵石翻了个底朝天。小螃蟹们哪里见过这种情况，一会儿就被我们俘虏了小半脸盆。小螃蟹只有鸡蛋大小，可以吃么？营长过来看到了，将我们几个尖兵叫过去，把脸盆放到塘火上，然后打开他的行军水壶的盖子，把里面的液体倒在脸盆里。脸盆里一下子就发出一阵酒的浓烈味道来。原来，营长的水壶里不是白水，是“走私货”白酒。是休整时，营长在镇上打的老白干。塘火很旺，螃蟹开始时还挣扎着到处乱爬，可是，脸盆壁滑，坡度又陡，爬不上去。爬动了不久就动不了啦，身子慢慢地变红了。营长用手在脸盆里捞出一个，放到嘴里就米西米西起来。我们几个也学着营长，从脸盆里捞出小螃蟹吃了起来。

那时候，我还不怎么会吃螃蟹。只是把螃蟹放到嘴里嚼。小螃蟹没有什么“肉”，但是蟹壳是软的，在嘴里嚼起来还是自有一种鲜味，再加上有酒的香味，真是鲜美无比啊。第二天，我们沿着小溪继续往上搜索，又弄了一脸盆小螃蟹。这回没有找营长，因此没有酒来做“醉蟹”。我们直接把溪水倒到脸盆，然后再火塘上来煮螃蟹。老乡还给我们一点盐巴，做出来的螃蟹就更好吃了。老乡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把小螃蟹直接放到火塘的灰烬中，用塘火灰来直接“烤螃蟹”。从塘火灰烬中捞出来的螃蟹是黑色的，但是烤得干干的，吃到嘴里焦脆，别是一种香味。就是吃完了后，嘴巴里外都是黑黑的，只有牙齿还勉强是白的。有的同学抓到小螃蟹后，就在野地用枯树枝点火烤过，但熟了没有，就不知道了。

几十年后，和同学谈到拉练经历，有个同学回忆说：“螃蟹很小，几乎都是甲壳，无肉。无盐无调料的吃小蟹纯粹是为了充饥，根本不是今天BBQ的浪漫和享受。只记得在那次冬季野营拉练结束返宜的当天夜里，我突发高烧。在市医院里，回忆起头一天，即拉练的最后一天，我吃了同学在河沟里抓的小螃蟹。于是，被怀疑得了钩端螺旋体，有生命危险，挨了好些针。打针的针头和针管都又粗又大，打在胳膊上，就感到一股冰流慢慢地从胳膊里爬向肩头，然后又爬向体内。这些年过去了，白大褂，粗粗的针管针头，胳膊里的冰流，一直潜伏在记忆深处，有机会就冒出来。”

部队的休整，各连排除了休息和洗衣服鞋袜外，还要开会学习、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先进等等活动。记得一次，连长训话。具体讲些什么，现在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全连在连部驻地集合，我们坐在连部老乡家的大门外，连长背对大门跟我们训话，身后是老乡家黑漆的大门。门是对开的，外面是石头的框架。老乡家的老太太斜坐在门口，懒懒地晒太阳。大黄狗半睁着眼，趴在太阳下打盹。冬日的阳光，照在背上，暖洋洋的。听着听着，我的眼皮子就打起架来。这时候，大门咿呀一响，门斜开了半扇。从木头门槛上翻出来一个毛孩子来。毛孩子后面跟着孩他妈，左手里端着一个小小的绿纹洋磁碗，右手拿着一个小勺。毛孩子出门看见连长在训话，大概觉得是一个山里的新鲜事，瞪着眼睛屁颠颠地围着这个“首长”看，孩他妈就紧跟在毛孩子后喂饭。这在农村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常见的现象。连长也不为此分心，继续跟我们宣讲“重要”性和“意义”。

我却眼光一亮，眼睛直跟着孩子妈转。诸位不要误会，我的眼睛聚光在孩子妈手上的小碗上，不，应该说是碗中的米饭之上。那是一碗油亮亮的鸡蛋炒饭，鸡蛋炒成碎碎的小块，像黄金点点铺洒在白玉脂般的米饭上。饭中的青葱如翡翠般，镶嵌在羊脂玉上。毛孩子吃一口鸡蛋饭，又继续围着连长转，有几次甚至从连长的胯下穿过，仿佛在练习“胯下之辱”功夫。孩子妈端着那碗鸡蛋饭，跟在毛孩子屁股后面追赶，手里的碗和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稍息着听连长训示的我，站在队列里，仿佛闻到炒鸡蛋和白米饭的喷香，肚子早就唱起山歌来，口水涌上来，被咽下，再涌上来，复又吞下。眼睛里，连长的嘴在一张一合，飞出来的都是七上八下金黄色的鸡蛋；耳朵里，听到的尽是饥饿的“意义”和粮食的“重要性”；脑子里浮想的是：回家后一定自己炒它一大碗饭，要多放鸡蛋，好好地吃上一顿。从那时起，时至今日，不瞒诸位，鸡蛋炒饭仍是我的最爱。起源，大概就是那次拉练，那次连长训话，那个小毛孩，那个翡翠般的碗，和碗中香喷喷的鸡蛋饭。

忆苦思甜吃不够

“忆苦饭”这个词基本上从21世纪中国大陆的中文词汇中消失。00后甚至90后的孩子们应该都不知道这个词的具体含义了。这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60年代里使用的一个词，主要是针对那个年代的学生们。记得在初中和高中的岁月里，我们都被革命教育过什么是忆苦饭。一个很典型的忆苦饭镜头应该是这样的：一群学生端坐在教室或者学校操场，在忆苦思甜教育的音乐中愁眉苦脸的唱着：“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讲台上，工人阶级宣传队的叔叔们，或者贫下中农阿姨们，声泪涕下的控诉“解放前”劳动人民如何吃不饱穿不暖，沿街乞讨，还被坏人的狗咬。然后，关键是然后，就端上来一桶米糠、麦麸子和不知叫什么的野菜，据说是猪狗不吃的混合“食物”。每个学生分到一碗或者是一个黑不溜秋的“馒头”，而且必须吃下去。那些忆苦的食物就是按照今天不吃白米白面细粮，专吃五谷杂粮的新生活标准来讲，也是难以下咽的。

如果其它的杂粮也就算了，进入嘴里不用舌头品尝，赶紧吞咽下去，把困难留给胃，让胃酸去消化吧。但是那种稻谷糠壳和麦麸子混合做成的那种忆苦玩意儿，吃在嘴里，比味同嚼蜡更惨。麸子里一股酒糟发酵的气味，糠壳根本就嚼不烂。不仅吃在嘴里比吃中药还难受，更绝的是糠壳扎口，根本不敢下咽。台上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还看着呢，周围好多双眼睛还盯着呢！没法子，只好一闭眼，一仰脖咽下去。刺辣辣的刺痛就从喉头穿过食管一直刺向胃里。一口、又一口，真真恨死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了！吃完了还要大喊几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其实，让城里学生娃娃在农忙时，到农村帮助收割，体会一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倒也无可厚非。但是，过分地搞来一些猪狗都不食的东西，不仅是形式主义，搞不好会害死人的。更不要说，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当前的“阶级斗争”了。

幸好，在我生活过的中国70-80年代，再也没有60年代那样的全国性大饥荒。我的女儿是80后，她就没有遭受过她爹当年那种强制性的“忆苦思甜”。就是有时候，当我在饭桌上看到她不喜欢吃这个那个时候，我就会像鲁迅讲的那个“九斤老太”一样，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就不免像当年那样进行“革命教育”，说起我当年曾经吃过猪狗不食东西的那些故事。后来，我女儿也学会忆苦思甜了。不过由于时过境迁，忆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我们那代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中间还有事业工作。真的没有精力很好地照顾子女。记得我一个人带女儿时，早上要管她起床梳洗，还要做早饭，完了要送她上学。然后，紧接着还要去给学生上课。因此，做饭尽量简单，有营养就行。武汉早点小吃闻名全国，不仅有热干面、面窝、豆皮等武汉涂色食品，还有南来北往的油条、豆浆，烧梅、油饼、糯米酒，米粉等等，可以说南北通吃。可是，早上起来，我

不能把小女儿一个人放在家里，到外面去排队买早点。女儿长大后，忆苦的时候说：小时候，我爸总是老三样，喂我喝牛奶、吃煮鸡蛋、吃面包，天天不变，都吃腻了。我不知道，90和00后的“忆苦”会不会是麦当劳吃烦了，要吃肯德基或者必胜客？

拉练到达目的地五峰县的渔阳关后，部队进行休整。补充粮食、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洗衣洗鞋等等。当然，吃忆苦饭是必不可少的“革命教育”部分。渔阳关镇是山区，这里不种水稻和麦子，主要粮食以玉米、土豆和红薯为主，所以没有那些连猪狗都不食的糠壳。渔阳关的老乡们把仓库底子的碎包谷米、拔去萝卜剩下的萝卜叶子洗干净，加上少量的土豆和红薯干，混在一起，用大锅蒸熟。然后，每人分得一茶缸。吃忆苦饭，以往经验告诉我，一定难吃得要命。田忌赛马的妙计在忆苦饭前面就不须使用了。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顿忆苦饭好吃极了，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好吃的一次忆苦饭。碎玉米是当年打下的新粮，吃到嘴里，又软又香还有玉米新鲜的甜味。萝卜叶子也是地里新摘的。除了叶尖有些尖刺外，蒸熟后裹在碎玉米里，也很好吃。少量的土豆泥和红薯粉是为了让玉米和萝卜叶子更好的黏在一起。通常，农民都是在做好后，将这些粮食做成饭团或者饼一样存放起来。下次再蒸一下吃，或者直接放在塘火上烤一下吃。这次的忆苦饭我一下子就吃完了一缸子，吃完了，还没有饱，跑到炊事班看还有没有剩的？结果没有想到，一大锅忆苦饭吃得光光的，一点儿也没剩。还美其名曰：吃忆苦饭还想吃饱？过去劳动人民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早知道这样，应该请田忌来赛马的。

现在回想起来，忆苦饭能做得好吃，真是破天荒。要不就是因为那些杂粮被老乡们做得好吃可口，要不就是因为咱们饿了好久了，吃什么香，怎么吃都不够。吃了这顿忆苦饭后，同学们对万恶的旧社会是不是就不会那么恨了？记得拉练结束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刚好是大年夜，家里包饺子。我一口气吃了两锅的锅贴饺子，才把贴在一起的前胸和后背分开。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肚里噎得慌，刚喝了一口牛奶，哇地一下，胃里的两锅饺子全都吐了出来。

雪山低头迎远客

在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时，尤其是拉练过程中，必定会提到当年的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故事。拉练一路上多是在山区面行走，因此我们肯定是不过草地了。宜昌的山区海拔多低于雪线，没有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看样子，爬雪山也是不可能的了。在我们到达渔阳关前，我们夜晚宿营在半山的一个村落里。山里的风大，夜里一直听到屋外大风一阵一阵的呼啸。到了早上起来，风终于停了。出门一看，下雪了。雪开始下得不大，雪花一小片一小片不紧不慢地漫天飘舞着，地上的雪刚下了薄薄的一层。早晨的路上没有人行走，干干净净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很多同学一起来，看到门外的雪，就情不自禁地朗诵起这首诗来。山中的树和村里的黑瓦房在白雪飞舞中，渐渐地隐入了白色。层层叠叠的山林和远处的山巅，在雪花中迷茫隐现。有道是：望山乡内外，惟余莽莽；林海上下，顿失滔滔。天舞银蛇，地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今天的目的地是翻过西面的山，到山下扎营。昨天已经爬到半山腰，远远看去，离山顶不远了，两个小时就能爬上去。大部队按时出发了，队伍在雪花中前进，红旗在前面指路。开始时，路上并不滑，走到离山顶还有一半路程时，雪下得有些大了。走在前面的人，从雪中踏出一条黑色得泥巴路来。走在后面的人，由于小路上的泥巴和雪水混在一起，把山路踩得越来越滑溜。鞋子上粘的稀泥越走越厚，鞋子带起来的稀泥甩得满裤子。不仅鞋子粘得往下掉，而且走起来也不稳当。于是，我走不多远，就得找一块石头把鞋上的泥巴刮下去。雪依然不慌不忙地下着，其实雪里行军不仅不冷，而且因为我们小心翼翼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着，还走得满身是汗。大约走了近三个小时，我们的红旗终于慢慢在山顶飘扬起来。站在山顶四下一看，还真是“雪皑皑，野茫

茫”和“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大有“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的气势。

队伍没有在山顶停留，开始下山，往山下的目的地前进。刚才爬山，人体重心向前倾，不易摔跤。现在下山，人的中心后移，稍微不小心，就会跌倒。开始看到有同学摔倒了，大家还笑一笑。可是不久就轮到自己滑倒了。笑声由此起彼伏到越来越小，因为滑倒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注意不要踩在前面走过的黑色泥道上面，因为那上面很滑，前面已经有人在上面滑倒。我尽量往没有走过的雪地上走。可是，白色的雪地越来越少了，因为前面的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尽可能地先走没有被踩过的雪地。不久，我就在笑声中滑倒了。走着走着，小腿肚子和大腿就酸溜溜的疼了。经过几次滑倒，屁股也摔疼了。有人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是在摔跤中学会不摔跤。在一些坡陡和拐弯容易滑倒的地方，我们排里将会留一个人在那里，搀扶女生，并告诉男生这里要注意。等全排的同学走过后，才继续前进。还有的同学用刀砍下路边的树枝，做成临时的拐杖，给那些身体较弱的同学。这些活动让大家感到集体的温暖和同学间的互相爱护。各排的同学也依此办理，后面的摔跤就少多了。曾经听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话，以前我是不信的。我的体会是爬山才累，下山跟跑着玩儿似的，哪里会费劲？直到这次雪中下山，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还真有道理。同时也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大，很多东西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要轻易地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否定它。实践检验真理，这话不错。最后，我们终于连搀带扶满身泥泞地下了山。雪山，我们终于征服了你！有诗为证：雪山低头迎远客，群山脚下扎营盘。路滑摔跤骨更硬，红旗招展志越坚。

八百里清江抒怀

当然，拉练也不都是这样满身泥泞灰头土脸的，我们也有满面清风心情舒畅的时候。长江自青藏高原发源，一路滚滚向东，途中有许多支流汇入。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在汉阳和汉口处有汉水汇入。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条支流叫清江。清江发源于恩施，流经恩施和宜昌地区七个县市，人称“八百里清江”，其中就流经我们拉练所路过的长阳和宜都。魏晋时期的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夷水，即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清澈，因名清江也。”我们是在挥师返回宜昌的路程中渡过清江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清江。向往已久，只是从未谋面而已。没想到，在拉练中还有这么一个惊喜。我最先知道清江是在文革开始时 1966 年的夏天，那时，文革已经是山雨欲来雨满楼了。当时的“武汉晚报”连载了一本马识途小说《清江壮歌》，讲的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区中共地下党的故事。小说连载后，引起了我的兴趣，每期都会看。可惜，过了不久，就停止连载了。再后来，由于作者受到批判，书也受到批判，《清江壮歌》就不了了之了。据悉，后来这部小说还是发表了。

我们拉练乘坐竹筏渡过清江时，正是冬天的枯水季节，江水真的是“水色清照十丈”。不仅江水碧绿色，而且透明清澈见底。船夫用竹篙撑筏渡我们过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船夫一下下将竹篙深入江底，那竹篙即使没有十丈也有五丈长，江底卵石大大小小清晰可见。竹篙撑在江底的鹅卵石上，竹筏就此借力前行。其时艳阳高照，两岸山青如画，耳边清风阵阵，家乡在望，心情舒畅。人尚未到家，心早已经溶化在缓缓而流的清江之中。回首往事，当年清江水之清亮，此刻仍然历历在目。

摘录一段为纪念二中同学毕业四十年所作的小诗，作为结尾。

磨镜云雾开
清江水欸乃
旌旗翻转处
大军荡尘埃

朝辞长阳楼
暮宿五峰寨
举目路漫漫
回首雪皑皑

谷深山无路
夜黑涧徘徊
不畏楚道难
尖兵把路开

千山银蛇舞
万径雪下埋
拾级停不住
滑倒乐开怀

兄弟健步走
姐妹欢歌在
拉练何惧苦
泪逐笑颜开

造饭论孙臆
宿营枕寿材
记否渔洋关
溪蟹伴苦菜

尾声

半个世纪过去了，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也从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了白发老翁。记下这么一段历史，一是在老耄之年回顾一下当年那些青春的火花，和我的那些同辈人分享其中的乐趣。现在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仍然还在我高中与大学的微信群中活跃着。二是记录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事件，让它们不被历史的尘埃完全淹没。我这个年龄段的同龄人，69届初中生，即使是在湖北地区也只有20%的比例，在全国范围，这种“碰巧”被命运女神眷顾的人数就更微乎其微了。

此刻，正值黄昏时刻，我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敲进这篇小文的最后结尾。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云朵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瓦兰湖畔，一片安详和谐。偶有一架飞机划过长空，在明净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归鸥，曲线下闪动着逐渐明亮的几点星火。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那些拉练的记忆，那些山林中隐现的青春身影，那些模糊不清曾经熟悉的面庞，那暮色群山里闪现的红旗，那月下河边的点点篝火，随着夜幕降临，隐入了岁月的尾声……

2019年1月15日初稿

2019年1月21日二稿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瓦兰湖